宋元學案

元城學案表

劉安世 涑水門人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孫偉 —— 子蒙正

李光 父高 —— 子孟博　子孟堅　子孟珍　子孟傳

劉芮 ——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張枃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曹粹中

潘時 —— 子友端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父亘佐

子 友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 友文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胡珵

馬大年

韓瓘

劉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顏岐 別見滎陽學案

石子植

韓璹則

並元城學侶

陳瓘

元城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元城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畧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故黎洲主一父子皆無案語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父太僕卿仲通與溫公爲同年契故遣
師事之熙寧初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先生
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對復從學者數年一旦避席問盡心
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
嘗須臾離也先生問其目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此力行七年
而後言行一致表裏相應擢右正言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先
生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
自王安石秉政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
恥埽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太師彥博司空公著僕射大防
純仁侍郎同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而中
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

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勵精更始又論奏蔡確與梁燾同上疏力爭貶確新州又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今聖上嗣位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由是三人亦皆得罪先生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爲諫官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佫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先生徧歷言路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宣仁后發簾呂范二相用調停之說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舊黨先生謂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卒如所料而二相亦深有愧于先生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生平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

之紹聖初黨禍起惇卞用事必欲致先生于死以先生常論禁中雇乳母事移梅州安置凡二廣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建中靖國始自嶺外歸宣和季年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無鉅細悉不問夏六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震晦于其正寢人皆驚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先生已終矣傷寇山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搢紳傳誦以為切當學者稱元城先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劉元城謚忠定見讀書附志

元城語錄

明皇即位焚錦繡珠玉于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于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弊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紬被漆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怨非一日奸臣則交結佞倖離間怨讟急收救故不至積怨而去李林甫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即位造熏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方依式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此條貫曰可問宰相乃召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有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熏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為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羣臣屬和將士歆豔而于武事

反不競澶淵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與丞相吟兩首詩蓋平日有感于此故作此語

左傳襄二十年同宗于祖廟註始封之廟同族于禰廟註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為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為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

啖助春秋作怪

左氏非邱明論語孔子所引乃前世人如老彭類

仁宗時番商沒官眞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爲首飾夸同輩上以袖掩面曰滿地白紛紛也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乃大說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賤

公孫宏雖詐其以卜式輸財助邊爲非人情以睚眦殺人而郭丹不知爲甚于知此是宏長處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事是直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溫公偶窺破有喜色安世謂操生平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啖野葛飲酖酒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諸臣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爲然後之爲相者喜變祖宗法度惡聞天下

災異

高辛遷閼伯于商邱主辰今爲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爲太原府參辰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爲幷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爲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祖望謹案此近乎京房李尋翼奉之說元城未必作此言恐是記者之附會其謂太原以避應天不稱府尤不覈別

有考證○又案宋史謂元城卒于宣和七年據此則誤也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王使王孫滿設應以辭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班氏以張純之故升貸杜周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爲左右欺罔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秩二千石其法壞矣

唐制諸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執侍從爲帥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爲非

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京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之是謂千里平王東遷方八百里者失之僅六百里耳襄王又以河內賜晉其地益小原爲天子之邑自不肯屬晉晉伐之乃不美事而左傳反稱之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校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須試策以別人材人主燕閒時于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

下自無遺才

祖望謹案謂不必于試策時別人材則亦稍偏謂試策教人以詠則詩賦不教人以浮華乎溫公十科取士亦何嘗專用詞賦其謂人主嘗廣訪而審察則至論也

新唐書好簡畧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病正在此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何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曰無傲逸欲有國恐傲字轉寫作教字

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爲人及帝卽位欲逐恭顯爲其譖帝至不省其爲下獄不知八九年閒傳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

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玉堂二字榜院門以為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玉堂則武帝所造也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十三歲始刪定羣經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而襄三年穆姜言元體之長也云云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魏徵傳言停婚仆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于碑而停婚乃天以佑魏氏也房氏倚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之後有孫其家再振

楊綰為相纔一百八日而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亥字身仄則當如移寫其左豎二畫則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已得四百四十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其義耳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語錄四十五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三條移入涑水學案者三條移入濂溪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畧者五條

元城談錄

為學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為貴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掊克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厚覺早遁去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談錄九條今移為附錄者三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古靈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鄒諸儒者一條移入蜀學畧者一條

元城道護錄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之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

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簿記之其

後結正無出初情者

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

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

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予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括日之所行

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温公謂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舉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兒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道護錄十條今移爲附錄者一條移入本卷李莊簡傳後者一條移入龜山學案者一條

元城語

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

受用處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只此一句
梓材謹案此李莊簡所稱元城先生語其子孟珍述之

附錄

先生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事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 呂氏雜錄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介甫求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祖望謹案時元城年尚少已能爲此

呂相微仲不樂元城范忠宣公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眞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留朝廷以上談錄

先生父太僕卿仲通慕司馬溫公居獻可之賢方溫公志獻可墓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有懼色先生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溫公入相元祐薦先生爲館職謂先生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所以相薦也

先生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先生不屈也抵郡聞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先生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先生治從事客涕泣以言先生色不動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

呼其僕從容告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及也更數日乃知使者本入海島杖殺內臣陳衍章惇故令迂往諸郡逼令流人自盡耳

謝山書宋史元城傳後曰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搆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令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子孫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

盡子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至此

先生一日扶其母籃輿行山中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樵夫皆驚走先生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

聞見錄

先生與東坡同朝東坡勇于為義或失之過則先生必約之以典故東坡怒曰何處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先生聞之曰子瞻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章則不可元符末各歸自嶺海相遇于道先生喜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

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同上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嶺南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而元城歷其七 道護錄

先生謂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無使偏重夫是之謂中

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物理無不允當稱停二字吾輩當今最宜致力 童蒙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劉公器之嘗爲予言馮當世宣徽稱呂寶臣樞密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莫使有偏事經其處畫者無不允當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寶臣惠穆公也惠穆蓋紫微從

祖父公弼其語複出故刪彼存此

建中間公自嶺外歸至宣和年間內侍梁師成得幸令吳可雲濠案吳可宋史作吳默自京師至家欲引公以爲重致書許大用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公諸孫求仕以動之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而不答言行錄

公在家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敵人驅墳后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同上

呂紫微曰劉文器之與顏夾仲石子植韓攜則及予相得暮年同城而居以便講習之益

又曰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質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柞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曾茶山曰劉器之學問門戶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極精微劉文祇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祖望謹案此元城雜禪學處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黃東發曰先生事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

從人而後敎之不妄語七年而後能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嘗宣和大觀間囂然獨爲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爲消嗚呼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爲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刑刀壞之說爲說性而誑以楞嚴經云使衆生六根消後臨刑刀如割水且幷以其師溫公詆佛爲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于兩幷而元城幷以爲未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冠卓一世而知至至之之知尙差毫釐邪此中庸之必貴于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書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元城學侶

侍郎顏夷仲岐 別見滎陽學案

石先生子植

石子植佚其名嘗說呂申公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以爲唐人無益詩不如爲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 參晁氏客語

梓材謹案晁氏書作石子殖而元城語錄作子植蓋一人也

韓先生撝則

韓撝則

元城同調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元城門人 涑水再傳

文清吕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判監孫先生偉

孫偉字奇甫江陵人也少負奇氣初爲鄂州幕官劉元城謫夷陵先生自鄂求沿檄至峽求見元城待之無甚異也先生請曰偉以求見先生而來非沿檄也元城問所以願見之意對曰生長南方竊聞司馬溫公北方賢士大夫之冠先生受業溫公是以求見非敢言從學但願就先生求五日飯尋一宿處聽先生五日話元城嘉之因與共飯五日與之言溫公所以傳習者先生請曰受教不在多言願撮其所當致力者爲直截言之元城曰諾旣五日先生已錄成一卷請曰願更住半日求先生諦

視之無差謬否元城爲之閲畢先生辭歸自是踐履一宗元城每對學者言平生只從得劉先生五日終身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張魏公之初仕也在山南幕府先生常從其帥領至夜分帥尚命繼酒魏公謂其使曰此何時也而酣宴無已乎先生整冠起曰此賢屬也予其罪人矣遽謝之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投所業請益者先生置諸架上不視徐曰每日所讀何書其人惘然莫知所對再三問之乃漫應曰近喜讀新唐書先生問曰三百年唐室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逡巡引退次日復來因言向來汨沒科舉實未知所以讀書之方先生乃諄諄誨之且曰讀本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諸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史爲又奚以學爲其人自此從學卒爲善士先生

本用世才以爭和議不勝不復求用官終判監晚遊衡山與胡文定公父子遊論學甚契手批留侯諸葛武侯二傳字極大朝夕披覩一過太息篋中惟論語一部所著有奏議數卷胡五峯跋之曰是乃上蔡所云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下之慮者

祖望謹案元城之得統于溫公大抵不出剛健篤實一語元城門下其最顯者爲李莊簡公泰發其厄于下寮者爲先生其骨力皆得之元城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沈埋六百餘年予稍求其大畧登之學案而當年奏議諸文字不可得見矣爲之三嘆先生之高弟曰劉芮

莊簡李讀易先生光 父高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

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以進士歷知開化常熟吳江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句文字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師禮見之元城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先生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王黼惡之合部注桂州陽朔縣元城聞其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忠定綱亦以論事去國居義興先生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遂邀歸定交而別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介甫之學詔楊廟堂先生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變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耶出寘艮嶽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

足憂先生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紹興中累擢吏部侍郎尚書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先生名鎮壓高宗亦意不欲用之先生又面折檜檜大怒明日丐去知紹興府万俟卨論其陰懷怨望責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先生與胡澹庵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後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參史傳

李泰發語　其子孟珍所述

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盡

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遊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四條今移元城語一條于元城道護錄後移一條于和靖學案

附錄

元城道護錄曰李光好官員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撥著便醒

紹興中以忤秦檜謫海外著易說自號讀易老人

黄貞卿曰先生之學本元城元城學于司馬公以上黄氏補本

知州胡先生程

胡珵字德輝毗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文靖公龜山尋以文靖之命學于劉忠定公元城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李公伯紀爲相先生在其幕中汪黄甚之以陳少陽之上書也先生實視其草竄蒼梧已而東歸趙豐公入相直翰林兼史館校

勘與張嶸同入書局未幾豐公去國張魏公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爲史官欲有改定先生與嶸不可遂皆求去豐公再相復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先生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爭之其槀出于先生手略曰敵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翻然與我和蓋其狃于脅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順方以吾爲母后爲梓宮爲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

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譎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嘗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尙何太公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然是時和議尙未定公議尙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已而李莊簡公去國遂以先生爲其黨龍之飢寒困窮而死所著有蒼梧集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先生傳兩載龜山元城學案謝山已爲此傳故並刪之

附錄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

公惑一尼之言至願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于此溫公平日最推富公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以爲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介甫嘗奏富弼無見惑一妖尼之言則所謂後來增加者當有之

主簿馬先生大年

馬大年字永卿 雲濠案廣信志作馬永卿字大年 揚州人元城弟子也大觀三年進士聞元城謫亳州寓永城縣之同里院先生時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郵張桐薦使求教既至見元城雄偉闓爽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稍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學二十六年當紹興六年追錄其語爲元城語三卷

知州韓先生璀

韓瓘字德全開封人也參政億曾孫累官知秀州所至興利除害甚敏吏莫能欺時以爲有家法先生官浙中久其往來必雜舟河梁侍元城談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爲元城談錄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別見上蔡學案

文淸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孫氏家學 涑水三傳

孫先生蒙正

孫蒙正字正孺江陵人奇甫先生偉之子先生少稟家學得元祐諸公之傳而于五峯兄弟爲故人子從之問道嘗告五峯曰歲入不贍既可憂然稍親生業便近俗柰何五峯答曰古人有

名高天下躬自鉏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尙灌畦粥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孔子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淸高哉正甫嘗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也五峯又嘗謂曰子貧寠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然後可又曰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眞有益于左右初欽夫果求見五峯不得莫解其故因託先生微叩之五峯笑曰渠家學佛先生以告欽夫涕泣求見遂得湖湘之傳欽夫嘗歎曰栻若非正甫幾乎迷路

孫氏門人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劉芮字子駒東平人也忠肅公摯之曾孫學易先生跂之孫南渡後居湘中劉氏自學易以來三世守其家學不求聞達雖闕閲亞于韓呂而節行與之埒先生學于孫奇甫其後徧遊尹和靖胡文定之門所造粹然其爲永州獄掾與太守爭議獄謂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不聞生中求死遂以疾求去會太守遣屬來乃紹聖權臣之後先生嘆曰吾義不與讎人接投檄竟歸初先生十喪未葬意欲得中原之復返葬嶺北既不遂貧日甚太尉劉錡重之爲之佽助乃得葬于湘中盡屏陰陽之說曰吾大事已畢死亦瞑矣罷官無屋可居乃即其先人之墓而廬之是時秦氏之勢淚天先生客于桂林桂林帥者秦氏私人也因一日賓客僚屬集府中謂曰前

日之夜去城一舍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願與諸君賦之皆曰唯唯所謂秦城王氣詩者也是日不賦者二人曰先生曰李成叔已而張魏公卜居長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宣公兄弟嚴事之又以薦入官以言去國汪文定公玉山貽書當路曰如劉賓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應置之閒散乃復以刑部員外郎召出爲湖南提刑卒先生自述其先世之言謂孝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學者當從此悟入故先生雖在千里外親有疾痛皆知之又述孫公澤之言曰學者有志于道且須看古人長處于其長處唯恐不及于其短處唯恐自家做到此處嘗教學者曰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行彼謂之小人所著有順寧集二十卷楊誠齋爲之序誠齋論先生之爲人曰子駒

長于嗜古短于諧今工于料事拙于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惰而強毅之悅故其人落落其心傴僂初若不可親而久乃不可離可以想見先生矣

李氏家學

進士李先生孟博

李孟博字文約莊簡長子紹興五年進士從莊簡謫卒于瓊

提舉李先生孟堅

李孟堅字文通莊簡子以學行舉官至知秀州從莊簡謫嶺南陝州吏化後召用累官淮東提舉

參議李先生孟珍

李孟珍字文潛莊簡子累官至沿海制置參議

直閣李磐溪先生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莊簡幼子宋史有傳雲濠案史傳先生累官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著磐溪集宏詞類稾左氏說讀史雜志

李氏門人

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愧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肯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于朝通守

交至不以老乞身而歸贈侍講

祖望謹案深寧王氏四明七觀其于經學首推先生之詩自先生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為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為首座與

顯謨潘先生時 父良佐

潘時字德郎金華人父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先生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叔父中書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己先生以親沒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為登仕郎為娶李莊簡女莊簡亦器許焉調分宜簿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知興化軍時即學宮召諸生

而教飭之無敢以事至庭中者已而召還賜對先生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郡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官至安撫進直顯謨閣除尚書左司郎中不就卒年六十三子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先生少從中書學長埒李氏又得莊簡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其治郡皆有成積自言爲治主于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所至必問人材與學校潭之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雖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其卒也朱晦翁志其墓言某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友端等又來受學云 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稾僅標潘畤李莊簡光之壻而未爲之傳特據文公大全集以補之又案先生朱張呂之講友也萬氏儒林宗派以爲張呂門人誤

順寧門人 涑水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潘氏家學

學博潘先生友端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終

華陽學案表

范祖禹 蜀公從孫　涑水門人
- 子 沖

范仲黼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 從子 子長
- 從子 子該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司馬康 別見涑水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劉恕 別見涑水學案

並華陽講友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華陽學案

祖望謹案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謬伊洛淵源錄旣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荅范益謙曰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特立爲學案又案澗泉日記云淳夫乃呂晦叔壻從溫公遊又師二程其說與鮮于氏同

涑水門人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范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華陽人忠文公之姪之子也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登進士甲科從溫公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溫公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荆公當國尤愛重之先生竟不往謁哲宗立累遷著作郎兼侍講先生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道紹述之論興有相章惇意先生力言其不可用言者攻之遂貶徙賓化卒年五

十八蘇子瞻稱爲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八卷案四庫書目稱先生遺文爲太史集五十五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先生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端硯刀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垂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意爲言語不問即不言元祐末洛蜀黨人互相攻詆先生師溫公獨不立黨並遊洛蜀之間皆敬之東坡居喪伊川至先生則肅然每與他人諧謔屬曰勿使范十三知也尤服先生之文曰公皆不刊之作軾不過涉獵爲文耳山谷在史院日聽先生講左傳受其學先生嘗令撰呂申公遺表司馬康謝恩表文成或不用或改竄秖餘數字山谷毫無忤色論者以爲先生能馴坡

谷二人尤同時所雜從遊溫公十五年溫公家事無大小令先生商之雖公子康不敢專也令康從先生學蜀公之被召也亦以書問之先生則對以當辭蜀公是之謂人曰吾幾欲造朝而三郎勸我遂不行然先生爲文深不欲人知諫草多自焚去弗存幷欲毀京師所刊唐鑑子沖固請得免宣仁太后知之最深先生久在經筵十上章引疾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矣翌日宰相奏事簾前太后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相公可傳老身意且爲孩兒留前降指麾莫行于是先生不敢復請太后崩先生益數上疏論時事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感太后之知也張文潛秦少游稍勸先生以爲宜少巽詞子沖亦乘閒言之先生曰吾出劍門一范秀才耳今復爲布衣

有何不可其後遠謫亦由此其造邇英也過押班御藥閤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即退不假以辭色御藥陳衍之園與先生鄰至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先生大以爲非體其後孝宗嘗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鑑知范內翰自是臺諫手段世以爲知言其薦士也多至並位然人無知之者至有請屬則必拒之知咸平縣游冠卿之滿任也請于先生欲乞一言以是時先生叔百祿方在中書也先生曰足下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徙居政府某未嘗與人乞差遣冠卿慙阻而退子沖進曰不爲之地可也何必面斥之先生曰凡此是欺之也吾以誠告之嘗舉蜀公之言曰仕宦不可廣求人

知受恩多則難立朝其移賀州謫詞云朕于庶言無不嘉納至于以訐爲直則在所不赦先生曰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不知所坐也後乃知坐言乳媼事惇卞以爲上疏宣仁所以離間哲宗也然不知先生先上哲宗後上宣仁勸上以愛身宣仁以保護上躬而已又是時雇乳母實爲劉氏故劉后亦恨之而先生與劉忠定公皆不免其自賓移化也朝旨嚴峻有司不敢相聞先生出城父老居民皆出送持金帛來獻先生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先生卒三日殯于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北山

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范淳夫謚正獻見讀書附志

中庸論

聖人之道必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必始于微而後至于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于孔子而傳于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于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于其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于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于愼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于修身而終于治人至于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始于微而後至于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可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爲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于人難者所以喻于己蓋誘于人者不可以不易責于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于易終于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

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于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于口而和于心君子之于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略也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

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自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待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于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于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于誠而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于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爲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欲明者莫若

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爲善所以爲不善此所謂明也此所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爲聖人之端也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爲仁義者生于吾之性而不生于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于誠義焉而必出于誠不誠于仁則人不親不誠于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爲而成誠在內者形于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爲人子者誠于孝爲人臣者誠于忠爲人弟者誠于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于爲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爲之誠化日月爲之誠明

四時爲之誠行風雨爲之誠節草木爲之茂鳥獸爲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于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于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于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爲天厚不積不足以爲地誠不積不足以爲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于誠也

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爲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爲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爲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爲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爲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

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爲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于聖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強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強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之于聖使天下皆由勉強而行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爲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爲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爲君子二者皆出于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于此者也夫子亦何爲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爲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于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爲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爲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爲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爲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勳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爲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人常欲爲君子而不欲爲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爲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爲君子以己不欲爲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爲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于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爲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爲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爲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以爲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爲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代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于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

者爲天下而言者也故已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爲一人而言者也故已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爲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爲太古之爲無爲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爲也過少而爲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爲也過多而爲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爲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于堯舜之道也

梓材謹案中庸論五篇謝山學案底本自爲一軼而未有所屬查朱氏經義考先生有中庸論五篇篇數適合入之

華陽文集

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于成人自灑掃應對以入于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于成材無不適于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與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况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

命之理其弊浮而無實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于老而李斯出于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極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之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

省試策問

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

人之勤勞天厭于上人離于下宇內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于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 唐鑑序

雲濠謹案謝山通鑑分修諸子攷云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淳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又云至于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冗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附錄

淳夫每誦董子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事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補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于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

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于程氏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淸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于學者

華陽講友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 別見涑水學案

華陽家學 涑水再傳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

范沖字元長正獻長子也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以虞部員外郎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

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而史錄未經删定無以傳信後世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先生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元祐中正獻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正獻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先生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先生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與朱震上震專講先生數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先生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

翊善而漢上兼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先生與漢上可備訓導謂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先生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正獻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先生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先生性好義樂善司馬溫公家屬皆依先生撫育之爲溫公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溫公族曾孫偞召主溫公祀又嘗薦尹和靖以自代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趙丞相鼎聞喜人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范元長沖建炎四年守衢因請祠與趙丞相同居

[illegible]陽門人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終